

編者的話

■ 本刊編輯組

時光飛逝，轉眼又是新的一年，理大員生會新一屆理事成員已經選出，詳情請參閱附表。

回顧 2012 年，理大建校 75 週年紀念，本會部份理事及會員慷慨捐贈紀念金磚，並有九位理事專程回港出席週年紀念各項活動，如校友領袖研討會，校園開放日，晚宴及校友中港旅行團等，眾人皆盡興而回。為響應母校 75 週年紀念，本會特別設立了一個專題，命名為“那些年在理工的日子”，並邀請了多位學長揮筆留誌，寫出當年在校的日子，有多少辛酸，有多少歡樂，種種一切，藉此與大家分享及回憶，一點一滴，皆在心頭。在此要多謝各位撰稿人：余晃英、任建藻、謝其賢、Michael Sung 及 Raymond Chan 各位學長。他們對本刊的支持，萬分感謝！

在 2013 年，本會舉辦了各項多姿多彩之運動友誼比賽，如羽毛球及乒乓球賽事等，尤其是四大(港大、中大、浸大、理大)校友會之賽況，更是精彩絕倫，無論是參加比賽或到場參觀者，各人皆全情投入，享受萬分，來年萬勿錯過置身其中之機會。除此，本會亦舉辦了多個講座，如身體健康操及如何防止運動受傷，緊急應變之準備、遠足樂與幻燈片欣賞會等，從中獲益良多。在 6 月及 7 月中，本會會員帶同家眷參加 Deas Island 遠足遊行及 Whistler 湖光山色火車遊，沿途風景如畫，身心舒暢，閒話家常，各校友如同一大家庭，樂也融融！第 17 屆 AGM 及週年晚宴在列治文一酒樓舉行，是晚有多項抽獎活動及遊戲節目與各來賓共享，大家都滿載而歸，在一片歡樂氣氛中結束。

于 2014 年，本會康樂組已為大家籌備全年多項活動，其中包括：加拿大的退休福利與理財計劃講座，新年春茗團拜晚宴，攝影與幻燈片製作，網上相片及相部製作，遠足旅行及第 18 屆 AGM/週年晚宴。還有舉辦各類興趣班如書法班，國學研習班，乒乓球技術班，羽毛球技術班，太極拳學習班，及遠足旅行等，欲知詳情及報名參加，請瀏覽本會網頁：www.polyuwca.com 或電郵：polyuwca@gmail.com 查詢。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or 2013/2014

Ex-Officials

President:	Geoffrey Leung
Vice-President:	Raymond Chan
Secretary:	Cecilia Leung
Treasurer:	Virginia Chu

Other Officers and Committees

Membership Sub-Committee:

Quinie Lee (Chair person)
Kam Ho, Joseph Kung, Elsa Leung,
Dennis Sung, Gen Wong

Program Sub-Committee:

Priscilla Lau (Chair person)
Davis Chan, Raymond Chan,
Alain Lau

Newsletter and Editorial Committee:

Quinie Lee (Chief Editor)
Kam Ho

Web Coordinators:

Raymond Chan, Kam Ho

Communication Coordinator:

Dennis Sung (Media Liaison)

Volunteer Helpers

Danny Chan, Helen Chiu, Alfred Wong, Martha Wong

意見箱

讀者如對本刊物有任何意見，歡迎來函寄以下地址：

320 - 4900 Cartier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M 4H2
或電郵 polyuwca@gmail.com

Nine of our Board directors took special trips back to HK to attend the following Celebration Events organized by our Alma Mater

1. Nov 10, 2012 Global Alumni Leaders Forum cum Dinner

Four of our Board directors (Martha Wong, Cecilia Leung, Laurence Lok and Alain Lau) participated in this function organized by AADO. The Forum was attended by 60 alumni leaders from Hong Kong, Mainland China, Australia, Canad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rticipants had an excellent opinion sharing on roles, synergy, collabor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alumni bodies i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Martha Wong was invited to make a presentation on behalf of all oversea Alumni Associations.



2. Nov 11, 2012 PolyU Alumni Homecoming Fiesta

This function was jointly staged by PolyU and the Federation of PolyU Alumni Associations in the main campus. Our directors were among 4,500 alumni, staff,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had a great time there.



3. Nov 13, 2012 75th Anniversary Gala Dinner

Our nine directors were among 1,000 members and friends of PolyU to gather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to join the Institution's 75th Anniversary Gala Dinner.



2012 年 理大 [建校七十五週年紀念磚] 贊助活動

Cecilia Leung

理事會全人衷心多謝各位會員慷慨解囊參與理大[建校七十五週年紀念磚]贊助活動。連同加西員生會贊助的紀念磚，我們共捐贈十四塊紀念磚，母校將各善長芳名刻在紀念磚上。在此再謝謝各位響應本會對母校的支持！

除了在上頁提述參與之活動:

十一月十日 全球校友領袖研討會

十一月十一日 重返校園開放日

十一月十三日 建校七十五週年紀念晚宴

本會理事亦也參加下列校友旅行團:

十一月十二日 香港地質公園 -大埔馬屎洲地質生態公園一天遊

三位理事和其家人參加這一天極具挑戰體能狀態的郊遊，上山涉水看石頭和地質形態。艱辛行程後，大家開懷品嚐美味馳名沙田雞粥。

十一月十四日 深圳一天遊

三位理事和一位會員參加這一天深圳遊，參觀理大設於當地的研究和品質監控設施。

加西員生會建校七十五週年紀念磚與母校感謝狀:



活動預告



The activities planned for Year 2013 - 2014:

<u>Date</u>	<u>Activities</u>
Dec 14, 2013	Table Tennis Tournament
Dec 14, 2013	Christmas Party
Jan 11, 2014	Talk on "Senior Benefits and Financial Planning for Retirement"
Feb 21, 2014	Spring Dinner
Mar 8, 2014	Photo Workshop and Slide Show Presentation
May 2014	Photo Workshop – Photo Album and Slide Show Production
End May 2014	Hiking Trip - Pacific Spirit Park
End Jun 2014	Hiking Trip - Bunsen Lake
End Aug 2014	Hiking Trip - Seymour Mountain
Sept/Oct 2014	18th AGM/Annual Dinner

Six Interest Groups:

書法班
國學研習班
乒乓球技術班
太極拳學習班
羽毛球技術班
遠足旅行

For information: www.polyuwca.com

For Registration: polyuwca@gmail.com

1. 16th AGM/Annual Dinner in celebration of the 75th PolyU - Oct. 12 2012

母校 75 週年校慶暨第 16 屆會員大會/聯歡晚宴 - 2012 年 10 月 12 日

參加者眾，筵開八席，氣氛熱鬧，愉快難忘，各人盡興而返。



2. Inter-U Badminton Tournament - Oct. 13 2012 (第一屆 四校友會羽毛球友誼賽)

比賽激烈精彩，為各校友會增進友誼及提供羽毛球愛好者之交流平台。



3. Chinese New Year Spring Dinner - March 1 2013

138 人參與春茗, 節目豐富, 包括抽獎, 排舞及社交舞等 ... 為推廣會籍而設的幸運大抽獎(iPad mini 兩部) 將氣氛推至最高峰。



4. Badminton Family Fun Day - March 24 2013

由教練張志忠作示範及指導。



5. Stretching Exercise and Prevention of Sport Injuries

- April 6 2013

由 Calvin Kam 主持的健康講座，集理論、實踐及教育一體，趣味盎然， 各人獲益良多。



6. Summer Table Tennis Family Fun Day - June 1 2013

(乒乓球友誼比賽同樂日)

共 15 男 10 女參加。健兒們本着友誼第一的精神，將所學的技术盡量發揮。





7. Emergency Preparation Workshop / Hiking Fun & Slide Show - June 8 2013

(緊急應變準備、遠足樂與幻燈欣賞)



遠足前要有甚麼準備，遇到黑熊襲擊怎麼辦？遇到空難、天災時如何處變？答案由 Raymond Chan 及 Kam Ho 娓娓道來。其間更播放登山幻燈片及作問答遊戲。



8. Hiking Trip and BBQ Lunch at Deas Island, Delta - June 22 2013



研究地圖



羊腸小徑



生日派對



大合照



9. Whistler Train Trip by Rocky Mountaineer Whistler Sea to Sky Climb - July 27 2013



湖光

山色



10. Inter-U Table Tennis Tournament - Aug 31 2013



11. 17th AGM /Annual Dinner – October 11 2013



余sir頒獎給黃振鵬書法老師



各理事祝酒

桃李滿門 - 太極班袁志明師傅





那些年在理工的日子

那些年在理工 XX 的日子

余晃英

我怎樣填 XX 最適合呢? 即時反應是 --- “那些年在理工我們一起追的…理想”。那太浪漫了。我想了很久, 最貼切的大概是「發奮」, “那些年在理工發奮的日子”: 我發奮, 理工整體也發奮。

我想談的是: 理工怎樣從一間理工學院轉變成為理工大學。我有幸通過一個系的教學工作, 親身經歷了這個發展的重要階段。

我先要強調兩點:

1. 我在理工服務的日子是從 1979 年 5 月至 1995 年 3 月, 約 16 年。 ” 那些年”, 單指那一段日子。

2. 所見所聞, 只限個人經歷, 一定有主觀偏差, 況且記憶開始衰退, 所記或者錯誤, 請讀者明察。

那些年, 我共經歷了三位校長: Dr. Keith Legg (1975-1984)、Dr. John Clark (1985-1990)、和潘宗光教授 (1991-2008)。我曾在兩個系服務, 和三位系主任共事: 首先是語文系 (Department of Languages),

系主任是 Mr. Ken Collins, 是他聘用我的。系提供中、英、德、法、日五個語種的科目。語文系後來分家成英文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主任 Mr Peter Barnes, 和中文及翻譯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CTI), 系主任張日昇教授。CTI 後來改名中文及雙語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CBS), 一直至今。

1979 年, 當時理工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1. 作為理工學院, 它已有七年歷史, 準備向一個更高學術水平的目標進發, 頒授學位。但它也背負着歷史的包袱, 設備、師資整體都還是理工學院的規模。

2. 大部份工專時代的教員留任。在教室內, 他們是經驗豐富的教員, 但要轉為大學講師, 必須作出轉變。

3. 教學擔子沉重。講師每週 14 - 17 節課, 每節一小時。英文教師

往往要手提” heavy-duty”錄音機走遍理工的東西南北, 大街小巷, 有些人部份時間要教夜校。

4. 設備比較簡陋。我開始辦公的教員室六人一室。男女教員同處, 學生進入進出。到了首席講師才有自己的房間 (胡爾芙所謂 “a room of one’s own”)。

5. 青年教師流失不少。語文系 1987 年前, 未有學位課程。有些有志氣、質素佳的同事或未有機會參與學位工作, 或由於各種私人或系內因素, 辭職流失了。我所記得英文部六位講師 (文、徐、李、周、黃、梁) 先後離開理工, 讀了博士學位, 都到了其他大學任教。

6. 學院課程很強調實用性。除科技工程科外, 開設計科、輔助醫療科、護士學位、商科等, 人文學科屬少數民族。

7. 學院文化氣氛鼓勵教員服務社會, 提高理工社會知名度。我記得 “全盛時期”, 我曾代表理工參加校外四個委員會: 教育司署的英文科委員會和課程委員會、考試局英文科閱讀理解試題擬題會、職

業訓練局新聞及出版從業員訓練委員會，還要到學校、社團演講。職位越高，責任越重。無疑社會接觸面廣泛了，對於社會需要也認識更深。但代價是少了研究和進修的時間。自然，其中有我個人喜好和向社會學習的動機。

一間高等學府轉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從制度、人事、管理、設備、資源等各方面都要符合國際的水平和規格。最主要的是教員的質素，教員要提高學歷，更新學識，優化教學法，做研究，發表論文。

理工採取什麼措施去達到轉型的目標呢？我就所見到的，試舉其犖犖大者：

1. 加添新血。在我系，先後聘請了復旦大學外文系高材生、美國大學教育博士、語言學博士等等。我 1979 年被聘作高級講師（相若但稍低於大學講師），被重用。過了幾年便升為首席講師，主要因為我在香港大學教英語教了 11 年（不是本科英國文學，是語文），又到過英、美遊學，學術傾向較濃。
2. 資助教師進修，唸高等學位。我第一個合約完成後，獲得停薪留職一年的待遇，自費留學英國。後來系要開辦學位，便資助一位同事往美國唸傳播學碩士，合約規定回來服務三年才可離開。
3. 成立一個新部門 Education Technology Unit (ETU, 後改為 EDU, Education Development Unit)。作用在於支援教師善用視聽器材、編寫良好教材，又開辦教育和教學法進修班。

4. 設統籌研究的委員會，由一位助理院長(研究)主持。第一任由 Dr. Howard Ward 擔任。我成為人文科學委員之一。

5. 由能幹人士統管學術。助理院長(學術)專管學術學位事務的是 Dr Austin Reid。他也是工程師，為人方正嚴謹，很支持課程主任。抽調教員如應用社會科學系麥萍施女士和 EDU 馬周筱燕女士作他的助手，一方面減輕他繁重的工作、另一方面加強與各系教員溝通，兼有培養學術管理人材的意思。

總括來說：我在理工那些年，理工發奮；我亦發奮，小材大用。

在 1983 年，經過英國的學術評審機構 (Council of National Academic Accreditation) 審核，理工被准許開辦五個學士學位，其中除工程科目外，包括社會工作。當時理工學院成立僅僅 11 年。

1984 年語文系決定要籌辦一個學位課程。我有幸被系主任 Peter Barnes 委以重任，着我構思策劃一個新學位課程。每週減四個教時，只教八小時，帶領一個核心小組，發展到後期一個有十多位同事的課程籌委會。同寅同心協力，編寫出一個切合系的強項和社會需要，包羅中英語文訓練、語文知識、專業領域語用（如出版、管理、英語教學、傳媒）和輔助學科（如〈香港社會〉和〈研究法〉）的課程，叫〈語文及傳意〉榮譽學士課程 BA(Hons) in Language &

Communication。籌委會要應付課程結構、課程和科目內容、書目、分配教時、考核方式、教師人手和進修各方面的工作，而最吃緊的工作，是應付英國學術評審機構無微不至的審查。

在有限的條件下，怎樣去構建一個學位課程呢？簡而言之，無非笨鳥先飛，將勤補拙：

1. 系主任首先在系管理小組內訂立了一個政策：新課程在資源方面獲得優先分配。然後指派一教員總其成，減他教時，用三年時間來籌備。
2. 集思廣益，課程是一個團隊努力的成果。
3. 首先對本地需求摸清，做好需要分析，然後設計一個學理上站得住腳、又有新意的課程內容。花了不少氣力搞問卷調查、訪問、文獻分析等。
4. 以系之所長，即中英文訓練、二文三語為課程骨幹。
5. 系內人手不足，則向他系借適合師資。譬如〈出版及傳意〉選修科(120 小時)向 EDU 借一位資深編輯；〈管理傳意〉(120 小時)借商業系一位正攻讀博士的教師由她負責；從應用社會科學系借社會學家去教〈香港社會〉和〈研究法〉兩科。
6. 資助一位教員唸傳播學碩士。
7. 延聘一位學歷高的專任教師。

結果，CNAA 通過 1987 年可以開辦課程，但得先開普通學位。兩年後再度評審時，准許由第二屆起，

頒授榮譽學位課程。我作為課程主任，領導了四屆之後退下。1991年課程轉交一位博士統領，就是上述延聘的專任教師。

1993年第四屆學生畢業，理工亦於同年取得了自我評審的資格，它實質上已經是一所大學了。1994年11月25日立法會通過法案，理工學院正式成為名副其實的香港理工大學。大學採取了一個有人情味的過渡措施，實施一校兩制，就是說大學制和舊學院制並存，教員可以選擇申請大學制還是留在學院制。我選大學制，經過評審後職銜改稱副教授。翌年三月，我離開香港和理大，移民到了溫哥華。

值得一提，1988年初，語文系分了家，成了英文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和中文及翻譯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CTI) 後改名為中文及雙語學系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CBS)。1995年我離開時，兩個系各有兩個學位課程，一個碩士課程。共計六個，其中一系還帶博士生。這些都發生在短短的八個年頭！<語文及傳意>榮譽學士課程經中、英兩系同意，撥歸中文及翻譯學系。它收了十七屆學員，運作了二十個年頭，也完成了它的使命，於2007年結束。

我很幸運，在事業路途上，理工給了我一個安定上進的職位。而一個難能可貴的機緣，使我能發奮一展抱負，替我生長的地方盡些綿力。

以上種種，正如元稹 <<行宮>>所云：「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後記: 2012年10月12日加西理大員生會慶祝理大75週年校慶聚餐，一個節目叫“那些年在理工XX的日子”，由教員學生憶述在學院資足記念的人和事，我也參與發言。這篇小文便是從當日的發言稿擴充而成。這份回憶得以完稿，多賴 Helen Chiu, Diana Mak, Daniel Ngai, Daniel So 提供資料，謹此致謝。當然，文責在我。Daniel So 接過課程，帶領及改良它凡16年，值得敬佩。修改本文期間得悉前系主任 Mr Peter Barnes 於3月22日逝世，使我更懷念那些年了，謹在此表達對他深切的悼念。)

2013年4月1日溫哥華

那些年

今年(2012)是理大的鑽禧，小弟和理大的關係再過兩年，即2014亦可慶祝金禧紀念了。我和理大的情意結可再追溯遠一點：1956年墨爾本世運會。我有一遠房舅父是太古 (Butterfield & Swire) 輪船的電報員，適逢他服務的船在世運期間到訪墨爾本。當年可往外地旅行對普通人家是遙不可及的事，舅父影到的相片完全吸引了我的小心靈。我決定將來的職業是電報員。而電報員唯一訓練機構是灣仔道紅磚屋香港工業學院。值得一提電報員訓練是理大1937年創校 Hong Kong Government Trades School 三大科目

其中之一(其它兩科是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Building Construction)。

另外是經濟動力：遠洋商船電報員訓練年期短 (15 months)。畢業一出海月薪過千。時間金錢投資低，短期回報高。在六十年代中葉，對沒有機會繼續讀大學的 F.5 畢業生，它不啻是『出身脫貧』的首選。

1964年 F.5 畢業我就一鼓作氣申請只有25名額的 Radio Officer (R.O.) Course。

當年 R.O. Course 『寄居』電機工程

K.C.Yam 任建藻

系。請留意【寄居】的含義：無線電報科課程長短內容、訓練方式是『聽命』香港郵電局，而它亦要『聽命』當時宗主國倫敦的訓示，基本上 R.O. Course 是一個小小的獨立體系，【一系兩制】。與當時訓練航海長 Navigating Officer 的單位 (there was no Nautical Studies Department in those days) 相映成趣 - 航海長訓練是當時真真正正的獨立王國。

因為 R.O.課程運作獨立於工業學院體系：我們 R.O.同學和 EE 的聯繫非

常少，可以講互不往還。記得 EE HoD Dr. Ching 開學時來班房打個招呼，一直至畢業時同我們十來個幸存者拍個合照。當時低過 50% attrition rate 學校當局都不會過問。

當時我們 R.O. 同學與其他工專同學唯一共同之處是學生不能用奠基樓正門樓梯：相信是校長教師專用。可能因為這不公平的待遇或正門樓梯有甚麼秘密，我決意成為香港工業學院老師；那麼我就可用這條正門樓梯，看它有什麼秘密了。

1966 年春天，維多利亞港【處子】下海，除了 1969 年返回工專修讀海事雷達短期課程外，五年內不停海上生涯，儲蓄銀兩往英國進修。

1973 年夏，天我在 Southampton 完成學業，昔日工專老師 Mr. David Tavares 邀請我返回剛轉制的香港理工學院新成立的航海系 (Department of Nautical Studies) 為講師：新人事新作風，正門樓梯平民化了。

航海系是由一個獨立王國 (navigator training) 吞併了 EE 一個獨立體系 (R.O. course) 而成；分為 Nautical Training (Deck Officers) Section 和 Marine Electronics Section. 由熟習當時政府運作的 HoD Capt Bromfield 主政。雖然大氣候、大環境要遵從 Poly 的辦學方式 ---- 有 Higher Diploma 和 Diploma 課程：但課程內容是要滿足宗主國內政部、郵電部、海事處或甚至於國際海事條約規範，一切訓練都是與海事輪船人事生命安全有關。而理工學院剛起步，過渡工業學院的革新還要按部

就班，故此 73 年後的十年八年：Capt Bromfield 令航海學系在資源各方面皆得心應手。只是不患貧只患不均，Marine Electronics 的學生人數是 NS 的 75%；但 Marine Electronics 的老師人數只有學系的 50%。而職級的高低一切依足殖民地政府一貫做法：來自英國或持外國護照的 expatriates，入職點最低是 Senior Lecturer 的起薪點，航海學系 navigator training 的教師全部是外籍人仕。而 Marine Electronics 教師差不多是本地人仕。航海學系唯一華人教師的職位是工場導師，專責救生設備訓練。

筆者不是抱怨或申訴，本地僱員升遷還是要按部就班依從宗主國的政策而定，【本地化】落實後本地僱員升遷制度才得以改善。

入職兩三年後，Capt. Bromfield 建議筆者找個深造學位以便升級，獲理工教職員發展基金撥款再負笈英倫。工業學院當年的升遷制度：首要注重資歷 seniority，繼而專業經驗 work experience，理工學院制度首選學歷，繼而專業經驗，最後才是資歷。

政策的轉變對比較年青的筆者非常有利：十年內職位三級跳。聞說理工當年三十來歲的首席講師真是鳳毛麟角。尤其是 NS 學系，70 年末、80 年代初才有本地華人晉升為高級講師。

時代巨輪不停轉變，1982 年 9 月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後，香港政府開放辦大學專利，大學教育不再只限

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理工學院本身是由政府資助，自然是轉制為大學的首個試辦點。

Hong Kong Government Trades School - 工專 - 理工學院職業訓練、專業知識傳授的教學模式都在漸進地轉變。教學宗旨是為香港工商業提供前線實幹專業員工。水平是善利用已開發、已發展的技術和方法。導師的要求首要是專業知識和經驗。打個比喻：少林僧人練打木人巷，他們大多着重如何練好工夫。深層次研究等就留待大師開發了。The mandate of Hong Kong Polytechnic was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 oriented education - 與 1937 年創校目的沒有大分別。人事的升遷雖然側重了學位持有者，但當時專業學會亦着重 “equivalence ^{<Note 1>} 等同” 學歷和經驗，故此 1972 年工專轉制為理工學院人事上沒有多大難題。

但理工學院發展為大學的過程對熟習 “木人行” 訓練的老師的專業門檻標準和要求帶來頗大改變。

Research 或學術研究非昔日理工、工專老師的專長和日常教學要求。對在工專、理工在職經年的老師來說，學術研究經驗可能只來自往日修讀博士、碩士時。缺乏學術研究經驗對當時絕大部份理工，工專老師做成一個很嚴峻的職業抉擇。當年轉制着重以研究報告多寡衡量教學之生產力：雖然是邁進大學地位必經之路，但給服務長久的理工，工專老師帶來頗大的工作壓力。80 年末期，筆者亦跟很多香港人一樣移民海外，因此筆者和理工的僱傭關係便劃上句號。

不過筆者出身自工專創校學科，向工專交過學費，又收過人工，再向理工(加西)員生會交了終生會員會費，雖然未在理大結構下服務過，但亦可稱為一個真真正正的【理工人】吧！

後記:

時代巨輪不停向前滾動，政府政策和人民對學位的要求極其殷切，尤其是二次大戰前後出生的父母，他們因當年缺乏大學教育機會，自然希望其子女獲取大學教育。當然科學技術的發展，人文社會的進步都是有賴不斷的研究和探索，而科研的工作很自然便成為大學的重點教學方向。

現今青年因社會富裕，政府貸款充足和家庭負擔比上一輩輕，故此嬰兒潮家長極鼓勵其子女完成中學後就一條龍攻讀大學。為滿足學位供應要求，中外政府旨將昔日的工業學院 (Technical Institutes)、社區學院 (Community colleges) 升格為大學。溫哥華的讀者有沒有留意自 2008 年始 Capilano、Emily Carr、Kwantlen、Fraser Valley 和 Vancouver Island 五大社區學院已成為 British Columbia 現今 11 所大學的大家庭。

筆者自移民加國就在 British Columb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CIT) 教學，它的教學模式與香港理工相若→滿足個別醫療工商行業現行技術知識要求，提供前線實幹專業員工：課程短至一星期、全日制文憑課程只限兩年 (省政府經費

所限)，近年才有 BTech Degree。為滿足在職人仕要求，課程大部份非全日制。

二十年來筆者在 BCIT 見過的學生不只來自五湖四海；年齡由剛 12 班畢業的年青人，年長者有打過越戰的退役軍人。擁有學歷由基本 12 班畢業要求至學士、碩士學位持有者。工作經驗從零至具海外服務多年資歷。BCIT 沒有承諾學員們什麼【College Level Job upon graduation】，但 BCIT Diploma 肯定【get someone a foot in the door】。至於將來是龍是蟲就視乎個人的努力和際遇。

今天大學文憑擁有者好比昔日高校文憑者之多。政府、大學、家長和社會的期望文化是大學畢業應該有份【College Level Job】，但何謂是【College Level】職業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各國皆擴大發展大學教育，年年都有成千上萬畢業生，但因金融風暴延遲了身居高位父叔輩退休計劃，何來有足夠【College Level】職業滿足眾大學畢業生的期望？筆者將來有機會再討論這問題吧！

Note 1:

“Equivalency” in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was developed out of economic necessity in UK. University education was not “universal” before 2nd World War. And the World War deprived many young and bright men and women the chances of higher education. Nation’s rebuilding had just begun and last for the next 25 years. Although these wars hardened young person’s lacked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ir experiences, skills and expertise were highly needed.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Societies in UK therefore offered membership to these professionals first with their work experiences (with recognized industries, the government and armed forces during the war) and then later with their work experiences and passes in the written examinations offered by the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Membership of a Professional Society or a CEng (Chartered Engineer) designation was highly regarded more than a Degree in the 50’s, 60’s and 70’s.

Hong Kong Government followed the UK system in those days. University spaces for potential engineering students were limited to HKU prior to the late 80’s. Onl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Engineering Faculty at HKCU in 1991 and the formation of HKUST, HKPOLYU, CityU in the early 90’s that potential engineers can follow the “University-training” route in Hong Kong. Therefore it was not important to have a B.A. or BSc. for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among HKTC teaching staff - their membership with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were considered equivalent to University qualifications. And because of how they were trained – they would have lacked research experiences in much, or least at their earlier part of their professional life.

我在香港理工的那些年

謝其賢

回想我在香港成長、學習的歲月，雖然我在四家高等院校，包括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浸會學院和香港理工學院都學習過，然而，我對香港理工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因為香港理工是我的根，在那裡我不但掌握了以後職業的技能，更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樹立起做人處世的態度。

一九七六年中學畢業，由於會考成績強差人意，我沒有條件繼續升學，因此便選擇了自己最有興趣的工作，到餐館當烹飪學徒。兩年之後，遇上正在香港理工學院就讀的中學同學，他們鼓勵我到理工修讀機械工程夜間課程，以提升自己。我也有興趣在機械方面尋求發展，於是辭去餐館方面的工作，考進香港電話公司，希望獲得電話公司的推薦信，可以投考理工，可是，連續兩年報考理工都不成功。此期間我重新返回餐飲行業，在酒店的餐房工作，並在黃克競工業學校修讀了五年夜間專業烹飪，餐飲及管理課程，取得很優異的成績。當一名在黃克競工業學校擔任導師的香港理工講師知道我一直渴望進入理工進修之後，再次鼓勵我去投考，修讀理工剛開辦的一個一日兩夜的酒店及餐飲機構管理課程。這次我投考成功，便開始了為期五年、極為艱辛的半工半讀生涯。這五年可謂

廢寢忘食，疲於奔命，完全沒有休假的時間。一星期要工作六天，第七天朝九時晚九時，及六時至九時的兩個晚上，都要到理工上課，工作、考試的壓力都很大，但我沒有放棄，一直堅持下來。

在香港理工，我遇到一位影響我一生的人物——首席講師John Miller先生。他曾任多家大酒店的行政總廚，在廚藝方面學識淵博，最令我難忘的是他誨人不倦的精神。學生的問題，他都會耐心講解，即使未能馬上解答，往後亦會給學生滿意的答覆。這與我之前接觸過的中餐廚藝師傅有天壤之別，華人師傅不樂意「傾囊以授」，據說即使父傳子也會留一手，這叫「last banana」（最後一「蕉」——招）。我把這疑問詢問Miller先生，他說，教與學應互為推動力，在教的過程中遇到自己不明白的東西，就會努力尋找資料求取答案，最終自己從中也得到進步。John Miller先生這番話，以後便成了我做人做事的座右銘，亦推動我努力將所學傳授給其他人。

當我在理工學習的最後一年，黃克競工業學校邀請我去當講師，有感於自己的學歷不足，必須繼續進修，我除了在工商師範取得教育方面資歷之外，在浸會學院進修酒店管理及餐飲服務課程，並先後在美

國和英國各取得學士學位及碩士學位，在香港大學亦取得一個哲學碩士學位及參與中文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營養學系醫院膳食運作研究。我在多項烹飪比賽獲獎，亦在不同的院學任教，在烹飪和教學兩方面都得到很好的發展。

回顧我求學的過程，我比其他人起步遲，以及花了更多的時間，但我的經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只要肯付出努力，總可以為自己闖出一片天。壓力往往就是動力，「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是在香港理工「起步」的，這裡也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與理工的「緣」還跟隨著我移民到了加拿大。移民初期，我在溫哥華便遇上了在香港理工社工學系導師及畢業生——傅德枏和李平，加入加西理工員生會，在他們的推薦下，我找到了現在的工作——在溫哥華最大移民服務機構中僑互助會屬下的護老服務機構擔任行政總廚。我也沒有放下教鞭，在當地多個院校和社會機構，我經常有機會把所學的知識和累積的工作經驗和他人分享。

我常對我女兒說，父親當不了律師、醫師、會計師，但頭頂上也有兩頂「師」的帽子，就是教師和講師。這是香港理工學院賜給我的，我為曾經作為香港理工學院的學生而自豪。

HONG KONG TECHNICAL COLLEGE

DEPARTMENT OF BUILDING, SURVEYING AND STRUCTURAL ENGINEERING - 1965

Michael Sung

I was accepted into the Department of Building, Surveying and Structural Engineering in the Fall Term of 1962, after graduating from Victoria Technical School and passing the General School Certificate. The reason for going to the Hong Kong Technical College was simply because my family was poor and cannot afford to send me to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further study. A graduate from Victoria Technical School was the natural path of applying to Hong Kong Technical College.

The course was a 3 years course. We all took basic building technology in the first year including carpentry and engineering drawing, English, mathematics, material science, and strength of materials (no computer). We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take th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xamination (GCE) in year one to prepare ourselves for admission to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such as the Institute of Structural Engineers, Royal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urveyors and th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fter graduation from College.

After completing the final examination in the summer of 1963, we were all sent out to work on construction sites to gain site experiences. I was sent to the North Point Ferry site to work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ferry terminal. Since I was able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I was assigned to work under an American Field Engineer from a company called Intrusion-Prepakt, on pressure grouting and caisson works. That experience set the foundation of my lifelong engineering career.

After completing the summer training and passing the Year-1 final examination, I went back to school in the structural engineering stream. The prospect was exciting

but the school work was hard. We all had to struggle to learn the engineering part of the curriculum. We supported each other closely and looked out for each other. We made fun of those who went into the Quantity Surveying stream and felt sad for those left behind and had to go into Building. It was a tough year and quite a few classmates dropped off after the second year.

The 3rd year school work was even worst. We basically had no time to play. We had no money to buy text books, so we arranged to buy photocopies of engineering books from Taiwan, tore them apart and mailed them back in bits and pieces and then reassemble them in Hong Kong. We share the books and took as much notes from them as possible.

In 1963,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a big sum of money from a donor and allowed us to build a laboratory for soil mechanics. I was highly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and decided to pursue deeper into the curriculum. In 1964, the discovering of me being a person without country (citizenship), leaving me no hope of going to the UK to finalize the study to become a registered engineer was a shocking and depressing experience. It also meant the end of the dream of a career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The knowledge learned from the class of soil mechanics rewarded me with a job with Intrusion-Prepakt in Hong Kong, as a field engineer, immediately after graduation and eventually the key for me to immigrate to Canada as a Grouting Engineer in 1966; followed by a lifelong career in professional civil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heavy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I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my old school, Hong Kong Technical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and caring during my time at the College. I am forever proud to be a student and part history of the College. Mr. S.J.G. Bert, my first year Department Head, taught us:

Work you hardest your brain employs, and play the hardest in the field.

Your duty is love and hobbies enjoy, be active, resourceful and skill

Nautical Studies Introduction

Raymond Chan

Nautical Studies (NS) 創系於1972年, 同年 Hong Kong Technical College 香港工業學院升格為 Hong Kong Polytechnics 香港理工學院. 當年是將 Shipboard Radio Officers 船舶無線電報員課程(本屬 EE Dept) 和 Shipboard Deck Officers 船舶伙長課程合併而組成的新學系. 其實 Shipboard wireless operator 飛電課程早於1937年成立; 更是 Government Trade School 創校三個課程其中一科.

NS由兩個學科組成:

1. Maritime Science 訓練英國註冊船長, 大伙, 二伙, 練習生 (cadets)
2. Marine Electronics 訓練英國註冊無線電報員, 負責船上和岸上的通訊; Electronics Officer 由於當時的新船有很多電子控制和導航設備.

Location in Polytechnics

位於 Main Building (即現在李嘉誠大樓位置) 的頂樓四樓全層, 雖然是全層但直至1978才有 Female wash-room, 因早期是很少女學員, 所以她們只有落一層, 或找同學在男廁門口把關. 直到那年一共有8個女學員的時候才修建了一個.

Nautical Dept. 在四樓有一個獨立的茶水部, 有兩個亞叔當值. 他們是學

系僱員, 相信是信差。聽聞其營運是當時 HD Capt. Bromfield 特許。他們同時送咖啡到班房, 當然係送俾亞sir 啦, 我們就要自己去買. 他們沖的咖啡, 奶茶好有大排檔feel, 是用茶袋沖泡和用茶檔的玻璃杯. 我上課的年代是50 cents 一杯, 非常便宜.

還記起 Nautical Dept. 在大環山有個 outpost, 主要是給我們上駕駛室模擬和雷達維修課程 (Simulation and Radar maintenance), 還有訓練划艇和落救生筏的設施. 當時同學們說 [上環] 就是到大環山上堂, 並不是筲箕灣漁民所說的去中環或上環.

講開漁民, 有個笑話講一下. 當時漁民考無線電牌都是在 Poly 考的; 有次聽到他們考牌時經常講 [我串] (即囂張或不可一世的意思), 心想你們是串都唔使咁大聲, 再聽下去才知道他們要將個電台 Call Sign 串出來. 如果 Call Sign 是 ABCD, 我們會說

I spell 'Alpha Bravo Charlie Delta' 並非一般的講法 'Apple Boy Cat Dog'

*如有興趣了解多一點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請看附表

講到 Call Signs - 花名

每艘船的電台都有個 call sign, 是獨一無二. 我的同學們都有個 call sign 或花名, 而他們的真正名字都

可能已被人忘記.

如 Margaret (貓骨) 是師姊輩, 她的同學有: (張老子), (發燒葉), (擲餅), (二富) 等.

Raymond (亞仔), 同學有: (排骨鴻) 都唔知幾大隻, 學屆 1000 米田徑代表. (亞刨) 唔係雛鳳的龍劍笙, 只係佢的牙有些少唔齊. (克能隊長) 記唔記得有個奶粉廣告有個 Klim 克能隊長; 這同學的名就是克能, 後來當了消防隊長, 現職消防處高官.

Kam Ho (大灰熊) 唔使解釋, 睇個身型就知; 同屆還有個 (小灰熊).

其它學系的同學都有被我們給 call sign.

有一次跟旅委 (學生會辦旅遊的分會) 去肇慶七星岩旅行, 當時 1978 年, 要過羅湖橋和帶介紹入境的年代; 有個 BMS 女同學到處反影當地的服務和設施問題, 我們給她 call sign 為 (沙膽妹).

我們都給各老師不同的 Call Sign

有個麥 sir, 其實唔係姓麥, 只係有粒墨. 有個姓黃的亞 sir 教 Morse code 電報密碼的, 他的 call sign 是 Morse 王, 連他自己都自稱 Morse 王.

講起 Morse code, 我們在港的師兄

們幾年前用 Morse code 喚醒一個昏迷在深切治療病房的同學。

話說有個 Margaret 同屆同學(當警察的)是個運動健將,一個人在野外玩爬山單車,不知什麼原因掉下山坡;過了一段時間有行山人仕發現一輪無人單車,然後救回這同學.送

院後昏迷不醒,醫生說唔知多久才會醒回來;但可能受到一些刺激會使他回復知覺.同學們知到後幾個連同他的家人輪流每天在病房給他發 Morse code,過了一段時間他終於醒過來.有反應,但身體仍沒法動,後來他們為他做了個特別的 Morse

Key,他用兩隻手指發 Morse code 和同學溝通;就這樣他慢慢地康復.聽起來真似電影橋段.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

A	Alpha	N	November	0	Nadazero	NAH-DAH-ZAY-ROH*
B	Bravo	O	Oscar	1	Unaone	OO-NAH-WUN
C	Charlie	P	Papa	2	Bissotwo	BEE-SOH-TOO
D	Delta	Q	Quebec	3	Terrahthree	TAY-RAH-TREE
E	Echo	R	Romeo	4	Kartefour	KAR-TAY-FOH-er
F	Foxtrot	S	Sierra	5	Pantafive	PAN-TAH-FYV
G	Golf	T	Tango	6	Soxisix	SOK-SEE-SIKS
H	Hotel	U	Uniform	7	Setteseven	SAY-TAY-SEV-en
I	India	V	Victor	8	Oktoeight	OK-TOH-AYT
J	Juliet	W	Whiskey	9	Novenine	NOV-AY-NY-ner
K	Kilo	X	X-Ray	* Pronunciation		
L	Lima	Y	Yankee			
M	Mike	Z	Zulu			

何謂 College Level Job

應屆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Obama 和 Romney 都以缺乏 College Level Jobs 來互相指責。但 College 的定義是什麼？雖然在美國『學院』College 和『大學』University 有實質區別^{Note 1}。但名稱上時常較寬鬆地互相替換。Dartmouth College 是美國八大常春藤大學之一。MIT 亦不以『大學』命名。但與英國有長久歷史聯繫和影響的國家對這兩名稱辨別清晰：具頒受學位資格的院校一律名為『大學』University，其他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專門職業技能訓練的『非學位』院校可稱為 Community College、Academy、College、Institute of Technology、Polytechnic、Trades School、Vocational School 等等。但在美國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 Education 廣義包括『高校畢業後』一切『學位』與『非學位』院校。^{Note 2}

現代父母辛勤工作，營造經濟環境好使子女能夠完成中學教育後繼續升讀：首選大學，“狹義”的『非學位』院校次之。尤其是二次大戰前後出世的父母，他們雖然在 50' 和 60' 年代缺乏大學教育機會，但因戰後缺乏人才：就以當時香港為例，大學預科 (F6 or 7) 就可去考入政府為 A.O. (Administrative Officer) 或 E.O. (Executive Officer)、銀行見習經理。三幾十年後是以高官、總裁身份退休。年青時求職不難、只要在職時繼續進修，與時俱進，一般都能扶搖直上。美國有統計：1975 年擁有學士文憑的一生入息比只有中學畢業證書的多 1.5 倍^{Note 2}。今天已經，或

KC Yam

行將退休父母輩們深信倘若昔日有大學學位，自己今日的成就還可更上層樓。

故此現今年青人被父母鼓勵或因經濟原因，自願或非自願情況下，一口氣完成中學、大學、研究院課程，70's 年代 MBA 入學資格是獲取專業資格後再有七年以上工作經驗才被考慮，現今有大學讓毫無工作經驗的大學畢業生就讀。年青人繼往開來地“收集”學位文憑，期望終極獲得與學歷匹配的職業。故此穩健作風的家長通常希望子女選擇傳統穩紮穩打而入息優厚的職業。

讀者必定對事業 Career 和工作 Job 的區別有認識，傳統華人家長，十之八九都希望子女學成為醫師、會計師、律師、建築師、工程師等等『師』級專業。香港昔日俗語有云：『香港發三師：醫師、律師、建築師』。但不是凡『師』的待遇是生而平等的。國家社會制度決定它的合法性和重要性、隨之決定它在社會的地位和入息。

中醫師還要在西方醫療制度內爭取合法地位。律師在施法制度尚未健全的國度是高危專業，非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同樣地只有在會計、清算帳目具認真法例的商業社會裡，會計師和審計師才有一定的專業地位。

工程師是眾『師』中是最不受保護的一群：只有與建築行業、修橋築路公共建設，包括相關機械和電機工程師在內，要關聯到結構和人命安全，其地位和入息才有法則的保

障。否則就百份之一百被市場供求控制。60's, 70's 太空航天工程師頗吃香，政府大量投資太空軍事工業。三十年前 3 Miles Island 事件後核能工程師需求就一直下滑。電機工程師需求一向非常穩定，而在資訊年代：電子硬件、電腦軟件、網絡和通訊工程師更成炙手可熱的人才：隨時將開發工具上市，一夜變為世界首富。但科技一日千里，萬一跟不上時代脈搏，隨時會被淘汰。

稅制對某行業優惠可能會嚴重影響某行業的職位需求：近年 BC 省政府對 Digital Media, Film & Video 工業稅務優惠帶來 5,000 份『College Level Jobs』。當加幣處於弱勢時，Vancouver 冠為 Hollywood North，事實上整個加拿大電影業獲益不少。自然令當時電影制作相關學科的畢業生求職頗容易。但當加幣幣值與美金平算的今天，這方面的職位流失了不少。

與醫療有關的技術雖然亦日新月異，世界各地對其相關職位需求亦非常殷切。但除了始自九世紀已納入大學培訓的醫生外，其他職務如：護士、物理治療師、化驗師、X 光技術員和藥劑師等等都是傳統在醫院內以『學徒』方式訓練。60's 年代 HKCE F.5 graduate with passed in Biology 就可成為『學護』。將醫療有關職務的教育和訓練歸納在『College』體系內，中外都是近年的事。

具『尊師重道』傳統美德的華人社會，本應對作育英才的教師備受尊重。但經歷過“砸爛孔家店”的黑暗年代，再加上教師薪俸大多受制於政府支配，在“高入息”對等

“高尚職業”年代，教師不是“時尚”職業之選。而近年出生率下降，殺校之聲不絕：請讀者對坊間《今後對教師要求》的文章下自己的判斷好了。

不過香港教師職業50's, 60's年代還有“學位”與“非學位”或“文憑教師”之分。這歷史遺留的問題沒有因現今大部份中小教師均持有大學學位而改善。因政府“學位”教席有限，致令大批學位教師被迫接受“非學位”教席。

在此，筆者不禁想：“學位”持有者要求相應待遇是絕非過份要求吧？投資多年求學時間和金錢，理應可獲理想回報。但在學位泛濫的今天，社會的經濟又何以“突然”產生高薪厚職的『College Level Jobs』以滿足學子和家長們的要求。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機構為滿足政策或社會對畢業生人數要求，提供了“精品式”和“有限實用”的學科，只要集合修讀或甚至“cherry picking”所謂必修科目，拿到『學位』或『文憑』時還未能掌握一種謀生技能。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可惜很多高等教育畢業生還是缺乏批判性思維、複雜推理和寫作技巧。那又如何擔當『College Level Jobs』呢？

大學原本是純理論學術研究機構，隨着科技發展傳統大學演變為“高等”職業訓練場所。問題是畢業生有否具備實際應用技能。傳統專業如 醫師、會計師、律師、建築師、工程師配備“internship”或“article”學徒模式訓練而考獲專業資格。但本科教育注重通識教育而非應用型的職業教育。故一紙文憑不過是今天職場教最低的“入場

票”。問題是所持的“票”與職場匹配否？或學以致用，滿足起碼僱用要求？

德國戰後貫徹實行Dual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TVET)^{Note 3}。學徒式教育和訓練自始完成。十年強迫中學教育後，替國家產生非常高度熟練和可受僱 (employable) 的工作隊伍。其成功處是它的教育和訓練積分結合應用科學大學入學資格的一部份，“Apprenticeship”在社會上備受尊崇。德國之可以能維持高科技、高質素製造業，有賴將理論聯繫實際於應用科學教育體制中。這是有別於英式教育和傳統認為“工字不出頭”的國度，只將未能完成文法中學的學生“轉送”到“Craft Apprenticeship”職業學校，被定性是次等學術者，一生只可做“電燈佬”、“水喉佬”，“泥水佬”或“裝修佬”。在西方國度生活過的讀者一定曾經抱怨這些“佬”收費比原居地的“佬”高幾倍。皆因傳統概念認為技術執照不及一紙文憑。“先敬羅衣”：打領結上班是“上流階層”呀！

但那些能完成文法中學的學生並非每個都能成為學者。他們萬萬不會從為文憑而攻讀傳統大學中受益。美加政府開始認識到兩年制技術學院是製造業專才搖籃。美國自2008年金融風暴後失業率高達8%不下，但亦有300萬份製造業職缺。讀者請留意所缺乏不是裝配流水線作業的職位。而是高科技，高質素製造業工種。

可惜個別政府、工商界沒有正視現今『副學士課程』的實踐功用價值。而視它作為學術次級學生的“傾倒區”。筆者之所以有此觀點是因為今時今日還有政府【全資】

支持『大學教育』；而舉辦『非學位』和『副學士課程』的『大學附屬社區學院』就要【全自資】。它的學費不只“懲罰性”的高昂，還因不獲政府財政支助而被社會視為“副產品”，被“邊緣化”。它不過是昔日『High Diploma, Diploma』的現代美化版，但『HD, D課程』是政府【全資】而得學子、家長、工商界認同。在廣義的『College Level』裡，現今反而實行“親疏有別”的資助政策，實是短視。

基本上現今世界各國不論“學位”或“非學位”的高等教育學府，都有提供社會各行各業的技術、知識課程。問題是社會經濟力能否支付和滿足《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期望。五、六十年前中學畢業入職點已是“Management Trainee”，因為普通職員可能還未中學畢業。今時今日教育普及，每個年青人的“學位”或“非學位”文憑可裝滿一個文件夾，最基層的工作都可演變為『College Level』，只不過『待遇』，『地位』是不是合符『expectation』。

結尾舉個例：『民以食為先』，一日三餐出外用膳人多，理應廚務職位非常熱門，但現今飲食業能夠要求廚務職位非Degree holder in Culinary Arts不可？職務視為『College Level』與否還要看當地的環境而定。藥劑師在歐美社會有一定地位，但實施西方醫療體制由來已久的香港、還因相信是個別專業團體利益關係：“醫”和“藥”還未分家，一般醫務所配藥還是由非『College Trained』的Dispenser』做，只有政府或大藥房才聘請專業藥劑師。

Note 1

[http://wiki.answers.com/O/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ollege and a university](http://wiki.answers.com/O/What_is_the_difference_between_a_college_and_a_university)

The term **college** is a general one that encompasses a wide range of higher-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offer two-year to four-year programs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schools, and junior and community colleges. The term **university** specifically describes an institution that provides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four-year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Note 2

October 29, 2012 Time Magazine: Higher Education – What Americans earn in lifetime by highest education attainment in 2011 dollars:

Less than High School	High School Graduate	Some College	Associate’s Degree (2 years)	Bachelor’s Degree (4 years)	Master’s Degree	Doctoral Degree	Professional Degree
\$ 1 M	\$ 1.4 M	\$ 1.6 M	\$1.8 M	\$ 2.4 M	\$ 2.8 M	\$ 3.5 M	\$ 4.2 M

In contrast, the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at takes place at [voc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 usually concentrates o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ith very little theory.

Note 3

Dual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TVET)

http://www.unevoc.unesco.org/wtdbase_prev3.php?ct=DEU

本刊誠徵各類稿件
稿例：

來稿中英不拘。稿件無論中英文以不超過一千三百字為限。來稿請附姓名及聯絡電話。作者可用真實姓名或筆名刊登來稿。本會保留刪改稿件的權利，但以不違背來稿原意為原則。

The articles that appear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opinions of individual writers.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estern Canada) Association.

本刊物內容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會立場。

喜事重重



2013 喜事重重

1. 校友 Eric Yeung 與 Crystal 弄瓦之喜。Cady(楊芷華) 五月四日誕生，重 7.4 磅
2. 校友 Linda Ip Lai-see 與 Patrick Tang Sheung-Ching 共諧連理，新婚之喜。